

# 拜訪 春天

## 堅守音樂崗位的陳輝雄

文·攝影 / 郭麗娟  
圖片提供 / 陳輝雄



台灣在1960年代末，流行樂壇刮起一股「西洋風」，如果回首審視型塑過程，不難發現，當時亞洲的音樂中心日本，1960年代曾在一年中連續捧紅歐陽菲菲、翁倩玉、陳美齡等台灣歌手，反觀台灣流行樂壇，歌手們演唱的普遍是舊上海時代的華語曲目，不然就是台語歌，甚至是直接引用日本曲調重填台語詞的「混血歌曲」，唱片業的不思創新，使得本土歌手包括鄧麗君、青山、姚蘇蓉等人紛赴海外尋求發展。

台灣年輕歌迷轉而在西洋音樂中釋放情感，頓時，收聽西洋熱門歌曲成為年輕一輩的主要娛樂項目，由於版權法規不完整，「低投入、高回報」使得翻版的西洋唱片得以大量上市，唱片業者也樂得大發利市，因而造就1960年代末風靡全台的西洋音樂熱潮。

此時，本土文化的覺醒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，緊接著，1970年代，大學校園興起一股民歌運動和鄉土文學運動，黃春明的《籬》、《莎喲娜啦，再見》，陳映真的《將軍族》，還有張良澤編的《吳濁流小說集》等，都成為校園學子討論的話題。透過這些文學作品，臺灣廣闊大地的泥土與草香，盪漾在校園內，於是，唱

我們自己的歌，成了那個年代年輕學子們的最愛。

那個年代，也是現代詩回歸傳統、鄉土與現實的年代，當時的《龍族》詩刊打著「我們敲自己的鑼、打自己的鼓、舞自己的龍」的口號，於是詩歌重新合流，校園中的歌手和文壇詩人攜手合作，詩人寫詞，歌手作曲，一首首民歌從各大專院校傳唱開來。

這些傳唱至今的歌曲中，無論是激勵人心的《小草》、人面桃花淡淡哀愁的《拜訪春天》、悲涼高亢又不失樂觀進取的《歸人·沙城》、歡天喜地充滿年節氣氛的《廟會》，這些風情各異卻又充滿特色的曲調，都是出自客家子弟陳輝雄之手。

冬陽暖暖的中午，由於不熟悉屏東縣麟洛鄉的道路，特地提早出門，所以比約定採訪的時間整整早了兩小時，原本只想跟受訪者陳輝雄報告行蹤，在外用過餐後再如約拜訪。

誰知，陳老師堅持邀請我們前往用餐，而且強調「他自己下廚」，好奇心讓我們決定接受邀請，當個不速之客，目的，就是要看看這位寫出這麼多動聽歌曲的創作者，果真會做羹湯嗎？

◀ 從「民歌風華」時期至今，陳輝雄始終堅守音樂本位，雖住在南部鄉下，依然創作不輟。(郭麗娟攝)



▲ 林建助（前排右三）作詞的《小草》、《拜訪春天》傳唱至今仍深受歡迎。（陳輝雄提供）



▲ 陳輝雄大一那年發表自譜詞曲的處女作《溫情之歌》。（陳輝雄提供）

由於素未謀面，看到廚房裡一頭卷髮、口嚼檳榔、體態胖壯的男子，熟練地翻煎土魷魚、俐落地洗切高麗菜，突然有種不知身處何地的感覺，尤其，當他一邊切生魚片，一邊說自己是海洋生物系畢業，學的是水產養殖，更讓人有「是否跑錯地方」的疑慮。

### 父親反對 最愛暗藏心底

陳輝雄，1955年生於台東東河鄉，8歲時全家遷返屏東麟洛鄉定居，雖然母親會彈奏風琴，父親也會吹口琴，但是父親卻相當反對孩子「玩音樂」，因為，那不能當飯吃。由於父親的固執觀念，儘管對音樂相當喜愛，或該說有天分，陳輝雄卻只能將最愛深藏心底。

他讀國中時，台灣的流行樂壇唱的

不是老歌就是其他國家的混血歌曲，當時小小年紀的他心想，為什麼老是要唱別人的歌？為何不自己來寫歌呢？所以從國中開始，他就常利用朝會升旗時「哼」旋律。在民歌時期相當受歡迎的創作曲《小草》，質樸卻震撼人心的旋律，早在陳輝雄讀國中時即已哼唱而成。

由於不懂樂器也不懂樂理，直到讀高中時，才請會彈古典吉他的同學林建勳幫他把平時哼唱的旋律用音符記譜，林建勳也開始教他樂譜，「由於當時對音樂一竅不通，為了將自己哼唱的旋律記下來，只好強迫自己硬記。」

1975年考上文化大學海洋生物系，大一那年，發表第一首自譜詞曲的作品《溫情之歌》，這是他為海洋生物系所寫的系歌。回想第一次在文化學院中興堂登台演

唱自己創作的歌曲，陳輝雄說：「嚇得全身發抖。」

### 小草旋律 國中哼唱之作

當時文化大學在華岡詩社之外又創辦「華岡歌詞歌曲創作研究社」，首任社長是大三生林建助，他在任內寫出《小草》詩作，陳輝雄看後，就把國中時即哼唱而成的旋律譜上，居然一字不差，一拍即合：

大風起，把頭搖一搖，  
風停了，又挺直腰，  
大雨來彎著背讓雨澆，  
雨停了抬起頭站直腳，  
不怕風不怕雨立志要長高，  
小草實在是並不小。

這首歌1976年12月17日於文化大學所舉辦的「第二屆華岡現代民歌展」中演出，1977年5月，入選新格唱片舉辦的第一屆「金韻獎青年歌謠演唱大會」歌唱比賽，由於詞意淺顯易懂又具激勵人心的時代意義，加上旋律好唱易記，立刻風靡全國，成為校園與救國團團康時最喜歡合唱的歌曲之一。

1979年收錄在王夢麟的【阿美！阿美！】專輯，那是王夢麟的第一張個人專輯，編曲陳志遠以激昂的法國號為前奏



▲ 陳輝雄作曲、林建助作詞的《小草》，1976年12月17日於文化大學所舉辦的「第二屆華岡現代民歌展」中表演，隔年入選第一屆「金韻獎」。（郭麗娟攝）

導引，將「小草」堅毅不撓的性格表露無遺，呈現出雄偉開闊之勢。

初試啼音，就讓人見識他的音樂天分，他與林建助合作的另一首知名歌曲就是《拜訪春天》，原住民歌手施孝榮渾厚深情的嗓音，將那份青春夢碎、淡淡的遺憾詮釋得令人動容不已：

那年我們來到小小的山巔，  
有雨細細濃濃的山巔，  
你飛散髮成春天，  
我們就走進意象深深的詩篇，  
你說我像詩意的雨點，



▲ 陳輝雄（左二）所創作的歌曲風靡全台，經常受邀在校園演唱。（陳輝雄提供）



▲ 陳輝雄保存1995年「民歌20年」和2005年「民歌30年」演唱會存根，看得出他對民歌發展的重視。（郭麗娟攝）



▲ 陳輝雄和民歌界同好，1979年7月15日在台中市中興堂舉辦全國第一場收費演唱會「跳躍的音符——民歌演唱會」。（郭麗娟攝）

輕輕飄向你的紅脣，  
啊…我醉了好幾遍，  
我醉了好幾遍……

《拜訪春天》讓施孝榮在民歌界展露頭角，而真正讓他走紅的，正是陳輝雄所寫的《歸人·沙城》和《沙城歲月》。陳輝雄之所以會寫這兩首歌，與文化工作者劉克襄（本名劉資愧）有關。

### 沙城系列 跳脫憂鬱思潮

陳輝雄與劉克襄同年考入文化大學，在陳輝雄印象中，就讀新聞系的劉克襄是個「憂鬱小生」，1975年劉克襄上成功嶺，寫下《沙河悲歌》歌詞，拿給他譜曲：

我們叫他沙河，

一條東部流來的山溪，  
有人沿著溪邊四處尋找一個村落，  
終於在山裡找到，什麼都沒有，  
除了荒草和傾圮的石堆……

畢業後長年從事文學創作、自然觀察、古道探勘、台灣歷史鑽研的劉克襄，大學時期文筆卻相當灰色，而個性開朗樂觀的陳輝雄，可不希望因為幫這首歌譜曲也被冠上「憂鬱」的形容詞，於是決定以相同主題繼續寫，但詞意與旋律已跳脫「強說愁」的思潮，《歸人·沙城》是以積極參與改造的心念，讓荒城再現生機。

至於「沙城」位於何處？陳輝雄強調，「沙城」不是地名，是創作者心中的「理想之地」，也可泛指每個人心中的夢想城堡。此曲大量用「啦啦啦啦」的裝

飾音，透過施孝榮高亢充滿野性的嗓音，讓人為之怦然心動：

細雨微潤著沙城，輕輕將年少滴落，  
回首凝視著沙河，慢慢將眼淚擦乾，  
沙城傾圮的石堆，磊磊將街道阻塞，  
沙河潺潺的水流，聲聲向歸人呼喚，  
歸去我要，歸去我要回到我的沙城，  
沙河將再裊繞，沙河將再裊繞。

《歸人·沙城》完成後，報名參加1979年的第三屆「金韻獎」，與賴西安（小說家，筆名「李潼」1953年~2004年）和戴志行合作的《雞園》都入選，同年8月在台北植物園內的台灣藝術館進行

總決賽，賴西安和陳輝雄就是在那個冷氣開得太強的演藝廳裡認識。

當時賴西安和戴志行合作的《雞園》，其實有段不為人知的趣事。這首歌三段歌詞看似描寫公雞、母雞和小雞的家族事件，其實寫的是戴志行的心情遭遇；戴志行在宜蘭的仁山苗圃下養雞，每天照顧300隻雞，從餵飼料、掃雞糞到彈吉他給雞聽，這人居然能從雞糞裡聞出香味，也能從雞啼裡聽出旋律。

當得知這首歌進入總決賽，受邀到台灣藝術館表演前兩天，一群人窩在南勢角一對剛新婚的友人家練唱，戴志行堅持要



▲「金韻獎」常勝軍陳輝雄，直到大三那年才擁有第一把吉他。  
(陳輝雄提供)



▲陳輝雄(左二)1980年在左營海軍陸戰隊服役時，為賴西安作詞的《廟會》譜曲。(陳輝雄提供)

以三段雞叫做間奏，第一段的公雞啼用的是倒嗓叫法，還要幾隻公雞陪叫。一群人「學雞叫」練得正起勁，可惜附近鄰居不太欣賞，輪番到陽台上以言語「關切」，樓下的家庭佛堂住持甚至上樓按電鈴說：「騙人沒結過婚？三更半夜「哀」這種聲！」

陳輝雄從資料袋裡，拿出1995年的「民歌20年」和2005年的「民歌30年」演唱會存根表示，他和一些民歌界的同好，包括葉佳修、邵肇玫、吳楚楚、包美聖、陳明韶、李建復等人，早在民歌時期1979年7月15日就在台中市中興堂舉辦全國第一場收費演唱會「跳躍的音符——民

歌演唱會」。

令人好奇的是，這位「金韻獎」的常勝軍，直到大三那年才擁有第一把吉他，而且那年暑假，就在「中山音樂學苑」設於屏東的音樂教室教學，「那年暑假教吉他總共賺了7萬元，當時大學的學費是7000元。」陳輝雄語氣中流露濃濃的驕傲。

然而，儘管教吉他收入豐厚，他所創作的歌曲也風靡全台，頻頻在電視上被演唱，但是當兄長向父親表明這些歌曲都是陳輝雄所創作時，父親的反應是「不冷不熱」，陳輝雄的解讀是，應該是欣慰驕傲中隱含對子女的擔憂吧，畢竟，在那個年

代，「寫歌」真的能養家活口嗎？

### 朋友婚宴 譜寫喜氣廟會

賴西安退伍後在宜蘭縣羅東鎮任教職，1980年5月，小姨子結婚，他和妻子從宜蘭趕赴高雄縣鳳山當男女賓相，約了在左營海軍陸戰隊服役的陳輝雄，婚宴中，賴西安把《廟會》的歌詞交給他。

兩個創作同好聚在一起，根本忘了是在參加婚禮，從喜宴到澄清湖拍新人戶外婚紗照，兩人在禮車上一路「歡鑼喜鼓」的討論歌詞及曲式，連一對新人也聽得津津有味，顧不得自己的身份和當天的重大任務，還有心關切「校園民歌的發展」。

當天晚上，陳輝雄在海軍陸戰隊營區譜成《廟會》：

歡鑼喜鼓咚得隆咚鏘，鉞鏡穿雲霄，  
盤柱青龍探頭望，石獅笑張嘴，  
紅燭火壇香燒，菩薩滿身香，  
祈祝年冬收成好，遊子都平安。  
歡鑼喜鼓咚得隆咚鏘，鉞鏡穿雲霄，  
范謝將軍站兩旁，叱吒想當年，  
戰天神護鄉民，魂魄在人間，  
悲歡聚散總無常，知足心境寬。

民俗廟會，隨著人民的生活習慣、情感與信仰代代相傳，經由環境變遷的影響，衍生出深具地方特色的台灣風俗，在歷史文化傳承與心靈精神生活，扮演著舉

足輕重的角色。

這些豐富的廟會活動，除具有知識、藝術與娛樂功能之外，也兼具教化民衆、凝聚民心和保鄉衛民的特色，更促使民俗廟會朝向民間戲劇與傳統藝術表演的蓬勃發展。因此，廟會文化彷彿是台灣鄉土文化的縮影，從廟會活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台灣人民的信仰、藝術、人文等多元面貌，真實地呈現台灣民間信仰的價值觀。

終戰後，台灣與中國仍處於緊張對峙的狀態，辛苦拉拔長大的孩子入伍當兵，隨時都有可能因一觸即發的台、中戰爭，



▲ 陳輝雄（右）與民歌時期重要推手陶曉清（左）2005年在「民歌30年」演唱會後合影。（陳輝雄提供）

被送上戰場，加上當時衛生醫療環境不佳，公共衛生出現防疫漏洞，各種流行病肆虐，許多父母便到廟裡許願；祈求新生兒健康長大、當兵的平安退伍。

1970年代隨兩岸冷戰及醫療設施的改善，形成一股「還願」風潮；「為神換新衣」、「更新神帽」、「藝陣繞境酬神」。1980年代，台灣經濟起飛，加上許多農地因都市計劃地目變更，造就不少新富階級「田僑」，他們建廟、酬神，直接帶動民間宗教信仰熱潮。

作詞者賴西安透過仔細觀察，將廟會活動描寫的相當出色，陳輝雄則以輕鬆活潑的旋律，將先民勤勉、謙卑、知足常樂的生命哲理表達得淋漓盡致，但這首《廟會》當時卻未能通過審查，理由是當時政府為了端正社會風氣，被認為是迷信活動的廟會被刻意禁止，這首歌因此受波及不能發行，最後在創作者極力爭取下，才勉強過關。

退伍後，陳輝雄在台北「翔合音樂教室」擔任音樂製作企劃，也教彈吉他，1984年投入歌唱訓練工作，專業教導職業歌手與比賽歌手唱歌，1985年為鄉城唱片製作歌手李碧華【開卷詩】專輯、楊峻榮【情書團】專輯，同時為兩名歌手創作歌曲，由他譜曲、鄭金蘭作詞、李碧華主唱的《適合流浪》，還有他為楊峻榮自譜詞

曲所寫的《相思搖醒寂寞》：

每次總是如此一個人在夜晚迎接寂寞，  
而我依然不知如何排遣孤獨，  
告訴我妳願永遠陪我走過歲月，  
於是相思搖醒寂寞，  
搖醒你你的寂寞，  
走向我我的相思。

「歌詞創作，是件迷人的事，作詞者要在簡短淺白的文字中濃縮情感、突出創意，是相當具挑戰且過癮的試煉。」正當事業一切順遂之際，陳輝雄發現自己先天性心律不整，加上工作時間日夜不定導致心臟肥大，健康飽受威脅。

### 定居麟洛 成立音樂教室

1989年，為了養病，也為了一片孝心，他決定回屏東縣麟洛鄉定居，照顧父母，「喜歡「鬥嘴鼓」的父母，吵架後就各自投奔子女，對已婚的兄弟姐妹們造成不少困擾。」他決定回鄉擔負起照顧父母的責任。

返鄉後，成立「音緣音樂教室」，近20年來教導過無數學生歌唱，陳輝雄強調：「歌要唱得好，首先必須學會發聲，懂得發聲就懂得換氣，也才能控制自己的聲音。」另外，咬字清晰也是好歌手必備的條件。

「民歌風華」時期，寫歌、唱歌的人來來去去，如今仍留在老位置的人不多，陳輝雄雖住在南部鄉下，但仍創作不輟且包羅萬



▲ 陳輝雄1989年返回屏東縣麟洛鄉定居並成立「音緣音樂教室」。（郭麗娟攝）

象，包括受邀創作選舉競選歌曲、學校校歌等，自己也創作客語、台語歌曲甚至兒歌。

雖然，愛情曾來敲門，最後卻總是像《拜訪春天》一樣，「輕輕地說聲抱歉，這一個時節沒有春天」，50幾歲至今未婚的陳輝雄於是寄情創作中，並計劃60歲時要開一場演唱會，為自己的音樂人生留下美好回憶。源